

修复记忆,直面历史创伤

——石黑一雄小说《远山淡影》中的伦理书写

林 莉

(南京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记录了主人公悦子对长崎原子弹事件后个人生活的回忆。故事的背后隐藏着无法形容的悲伤和痛苦: 战争创伤和失去女儿的绝望。本文通过对《远山淡影》的细读,结合创伤理论,从记忆和历史主题出发,对小说主人公的创伤经历及其症状、根源和社会意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远山淡影》中的历史与记忆的伦理书写具有现实意义,它揭示了残酷的战争给人们的生存环境和内心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以及人类历史对于当下和未来的意义。

关键词: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 创伤

中图分类号: I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46(2019)05-0086-07

一、走进石黑一雄和《远山淡影》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是英国文坛最著名的当代作家之一。他与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V. S. 奈保尔(V. S. Naipaul)一起,被誉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他于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6岁时随父母移居英国。他的家人本来计划返回日本,但最终他们在英国永久定居。尽管石黑一雄接受了典型的英国教育,获得了英国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英国度过了几乎一生,但他仍然与日本保持着强烈的情感联系。他的前两部小说《远山淡影》(1982)和《浮世画家》(1986),讲述的就是主人公在他的祖国日本所发生的故事。

石黑一雄的作品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受到广泛好评。他的个人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有的小说都有一种普遍的忧郁基调。石黑一雄认为他既不是日本作家,也不是英国作家,而是国际作家。他努力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严肃的作家,探索关乎每一个人的普遍主

题,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感兴趣的问题。

1983年,第一部小说出版后不久,他就被《格兰塔》杂志列为英国20位最佳青年小说家之一。之后他又被提名布克奖,并因其小说《长日将尽》获得1989年的布克奖。2008年,《泰晤士报》将石黑一雄列为“1945年以来英国最伟大的50位作家”名单中的第32位。2017年,石黑一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1982年,石黑一雄的第一部作品《远山淡影》出版。该书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文学奖的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比奖。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二战后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长崎,整部小说都是由主人公悦子的零碎记忆组成的,历史和记忆是小说的重要主题。石黑一雄采用了第一人称,将叙事构建在双层结构中。悦子有限的、碎片化的记忆充满了矛盾和空白,作者并没有试图去补充和填满,而是试图展现记忆的本来面目。此外,小说缺乏完整的情节,四个主要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的二重身份,佐知子是悦子的他我,万里子是景子的他我。这两个故事都是由主人公,长崎原子

收稿日期: 2019-06-27

作者简介: 林 莉(1996-),女,安徽安庆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弹爆炸幸存者,悦子讲述的。她回忆和诠释了自己的过往生活——历经痛苦的创伤后重建了自己的家庭。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战争遗孀佐知子和她的女儿万里子的。佐知子出身富裕家庭,但后来她经济拮据,结识了美国士兵弗兰克,期望他可以带自己和女儿去美国开始新生活。同时,悦子和她的丈夫二郎住在长崎的东部,并且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女儿景子。悦子结识了佐知子和万里子,见证了这对母女的奇怪生活。第二个故事发生在英国,在那里,悦子成了寡妇,回顾了她大女儿景子的自杀悲剧,一年前,景子在自己的房间上吊自杀。在她女儿离世之前,悦子的英国丈夫去世了。当住在伦敦的小女儿妮基来看望她时,悦子的回忆就开始了。第二个故事以妮基离开伦敦而结束。两个故事的共同点在于:痛苦的历史给主人公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主人公在回忆中寻找自我以及与现实和解。

二、创伤理论

创伤的原意来源于希腊语的“创伤”一词,指的是外力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后来它的意义被扩大了,特别是在医学和精神病学文献中。19世纪中叶以来,创伤的定义从物理攻击力转向由外力和事故引起的心理和物理冲击。外力包括直接的身体伤害或强烈的情绪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创伤性事件有三种:自然灾害、突发灾害和人为灾害。心理创伤常见的外部反应包括生理反应、认知障碍、情绪障碍、行为异常等。在这些反应中,生理反应可以在短时间内治愈,但如果采取及时的心理干预,后三种反应可能发展为心理障碍。

本部分主要回顾创伤理论的发展。以弗洛伊德等为代表的研究为创伤理论研究的第一阶段,他开展的主要是创伤的病理学研究,弗洛伊德是创伤理论的奠基人,他对创伤的研究影响了后来的研究人员;20世纪90年代为创伤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创伤研究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和著作,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也渗透到文学等人文学科上来。其中,主要代表理论为后弗洛伊德创伤理论和当代创伤文化理论。

(1) 弗洛伊德创伤理论

弗洛伊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不仅提出了无意识和性欲的概念,还注重创伤性记忆而

非创伤性事件本身。在他看来,创伤性事件可以导致双重意识,即扭曲意识和异常意识^{[1]13}。他进一步分析了两种心理创伤主体:悲伤主体和抑郁主体。他认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悲伤之后,创伤性悲伤主体可以将自己的爱从丢失客体转移到新客体,以顺利达到移情的效果。与悲伤主体不同,创伤性抑郁主体拒绝承认爱的客体的丧失,恢复与外部现实的正常身份关系。抑郁主体长期处于悔恨、沮丧、冷漠的情绪之中,甚至拒绝移情。因此,在抑郁主体分裂的心理空间中,自我的一部分不断地对自我的其他部分做出道德判断和惩罚,反过来将自己对外部爱的对象的仇恨和惩罚转移到自我心理空间中的客观自我上去。抑郁性创伤的特点包括内在自我心理空间的分裂、对自我持续的心理惩罚、扭曲的爱所产生的恨^{[1]38}。在《远山淡影》中,悦子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抑郁主体的全部主要特征。

(2) 后弗洛伊德创伤理论

后弗洛伊德创伤理论的代表是尼古拉斯·亚伯拉罕和玛丽亚·托洛克的跨代幻影理论和地穴理论。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的过渡对象理论也丰富了后弗洛伊德创伤理论的研究。

跨代幻影理论认为家庭隐性创伤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反复发生,间接创伤承担者遭受了自我心理的分裂。鬼魂在下一代的心理中出没,使自我分裂成不同的部分。一个是生活在熟悉的现实世界中的自我,另一个是生活在完全孤立的、隐藏的、陌生世界中的奇异自我。创伤寄生在下一代的精神空间里,导致自我认同的混乱或丧失^{[2]173}。

地穴理论认为心理创伤会在人的自我心理空间中形成巢穴。创伤者分离并隐藏自己失去或想象的对象,使自身处于对创伤性反应的无知状态,拒绝思考和认知,丧失了面对自己的勇气。伤者由悲伤主体最终演变为“抑郁主体”^{[2]130}。

过渡对象理论认为,主观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一个潜在空间。潜在空间缘起童年的错觉、缓解孤独的游戏空间、与现实相融合的中介区域,最终成长为艺术创造。过渡对象理论将人的能力从纯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它肯定了过渡现象在心理成长和文化秩序中具有独特的创造功能^[3]。

(3) 当代创伤文化理论

当代创伤文化理论的研究始于朱迪丝·赫尔

曼和凯西·卡鲁斯,她们的目的和动机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有关,特别是与20世纪中叶越南战争中战斗士兵的创伤有关。它促使英国精神病学协会提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并开始了创伤理论体系的研究。凯西·卡鲁斯定义了创伤,它是一种对突发或灾难性事件的压倒性体验,其中对该事件的反应发生在通常延迟的和不受控制的幻觉以及其他侵入性现象的重复出现中^[4]。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重要的点:创伤性事件和创伤者对事件的反应。对创伤理论和治疗实践的研究表明,治疗创伤的有效途径是创伤者将自己的痛苦告知同伴、治疗师和同情的听众,使其从创伤中自然恢复。

创伤理论从心理和精神疾病领域转入文化领域。创伤文化理论由“跨代幻影理论”“地穴理论”和“过渡对象理论”演变而来。创伤文化理论家认为,创伤性文学在语言的帮助下实现了对创伤的“哀悼”。创伤的经历破坏了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因此创伤者将创伤封闭在心里最隐蔽的地方。创伤性文化通过叙述来提供一种见证、恢复和哀悼创伤性历史和创伤性主题的方式,因为只有故事才能打破沉默。回忆的内容往往模棱两可、相互矛盾,记忆中的痛苦被扭曲,因为遗忘是支离破碎的,充满了扭曲的记忆与遗忘、后悔与沉默,以及现实与历史创伤之间的矛盾。现代创伤文化理论主张民主、正义、人性,这与当代社会文化现实十分接近,面临着人类历史中的种种苦难,创伤文化理论具有明显的社会现实意义。

三、在历史中直面创伤

石黑一雄曾经谈到《远山淡影》,他说,“这个故事有关一个日本女人悦子,她在中年时背井离乡来到英国,有一部分生活对她来说非常痛苦”^{[5]337}。这部小说是由主人公悦子讲述的,她是一个寡妇,小说主要是回忆她在长崎的过往。其复杂模糊的回忆揭示了她的创伤经历。她失去了家人,女儿景子的自杀对她是一个残酷的打击。她还是二战时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这场大规模人为灾害的创伤性事件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远山淡影》讲述的是悦子与她的小女儿妮基共度的五天,妮基在悦子的长女景子自杀后前来探望她。妮基的到访引发了悦子对她多年前在

长崎过往的回忆。根据创伤文化理论的观点,治疗创伤的有效途径是创伤者将自己的痛苦告知同伴、治疗师和同情的听众,使其从创伤中自然恢复。悦子的回忆也可看做是她的自我创伤治疗,通过向小女儿讲述景子出生的前一年,她与佐知子和万里子的友谊,以及她在长崎的战后生活,悦子在重温着创伤的同时,也在开启一个迟来的哀悼。她的故事是哀伤的,但打破了一个人时的沉默,让心灵借助记忆片段疗愈创伤,以期从创伤中自然恢复。

(1) 怀念已逝的女儿

悦子的叙述穿梭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破碎扭曲的回忆似乎照亮了一直困扰着她的创伤经历。悦子苦思她女儿景子一年前自杀的悲剧真相,她自己也曾于年幼时在二战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失去家人。但奇怪的是,她的故事却与另一个女人佐知子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辛西娅·F·王认为,“悦子的故事发生在长崎,她把重点放在自己与另一个叫佐知子的女人的奇怪而神秘的友谊上,佐知子女儿万里子的怪异行为似乎预示着悦子大女儿景子后来的自杀行为”^[6]。在描述佐知子和万里子的片段中,关于悦子失去女儿的细节从潜台词中浮现出来。

与母亲疏远和不安全感是造成景子自杀的原因之一。在悦子的记忆中,一个同龄的战争遗孀佐知子和她的女儿万里子一起过着无家可归、经济拮据的生活。她和一个叫弗兰克的美国士兵成为朋友,弗兰克多次承诺要带她们去美国生活,却屡次食言。万里子强烈反对她的母亲和弗兰克在一起,虽然佐知子总是强调女儿的幸福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但她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万里子身上。佐知子认为移民美国对万里子是最好的选择,却忽视了万里子的反对。与其他同龄的孩子不同,万里子是一个问题小孩,她不上学,总是举止怪异。母女之间的关系似乎奇怪又紧张。平日里,万里子看起来就是个举止怪异的奇怪孩子。在稻佐山之旅中,万里子假装吞下一只蜘蛛,还欺负了一个小男孩,万里子的异常行为属于心理创伤常见的外部反应。为了创造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万里子收养了几只小猫并照顾它们。然而,这唯一的慰藉却最终被母亲佐知子摧毁了,以移民美国无法照顾这些猫为由,不顾女儿的强烈反对,她残忍地将猫溺死在河里。弗洛伊德认为,创伤

性悲伤主体可以将自己的爱从丢失客体转移到新客体,以顺利达到移情的效果。万里子得不到母亲的关爱,便将自己转化成母亲的形象,呵护与照顾可怜的小猫,以获得心灵的慰藉,缓解内心的孤独。虽然残酷的战争已经夺去了万里子其他家人的生命,但是她变得越来越恐惧和感到越来越不安的原因在于她母亲对她心灵成长的忽视。跨代幻影理论认为家庭隐性创伤会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反复出现,造成间接创伤承担者自我心理的分裂。失去家人和母亲的忽视是万里子遭受的隐性创伤之源,她在弱小的猫咪面前充当着照顾它们的母亲身份,她的这种身份是孤立的、隐藏的,属于陌生世界中的奇异自我,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是一个缺失母亲关爱的小女孩。家庭的隐形创伤寄生在万里子的精神空间里,导致她自我认同的丧失,总是以怪异的行为举止来吸引外界对她的关注。过渡对象理论认为,主观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有一个潜在空间。在万里子的主观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也有一个潜在空间,这个空间属于她和她的小猫,这是一个被爱包裹和缓解孤独的过渡区域,源于万里子不快乐的童年经历和缓解孤独的游戏空间,体现出她对母爱的渴望和爱的本能,对她的心理成长起到了保护作用。

佐知子和万里子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同时反映了悦子与景子之间的不愉快,悦子的疏忽和粗心导致了景子缺乏安全感,“如今的我无限追悔以前对景子的态度。毕竟在这个国家,像她那个年纪的年轻女孩想离开家不是想不到的。我做的事似乎就是让她在最后真的离开家时——事情已经过去快六年了——切断了和我的所有关系。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她这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所能预见的是待在家里不开心的女儿会发现承受不了外面的世界。我是为了她好才一直强烈反对她的”^{[7]111}。悦子想要给景子提供好的物质生活,但却忽视了对景子内心世界的关心和照顾。景子不情愿地从日本移民到英国,导致她无法融入新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在搬到英国后,她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与新家庭成员保持距离。显然,景子不喜欢她的新家庭。悦子回忆到,她每次出来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争吵收场,不是和妮基吵架,就是和我丈夫吵架,最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7]164}。景子的情绪障碍是移民造成的心理创伤的外部反应。最终,这个长期自我

封闭的女孩绝望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许不单单是这里的安静驱使我女儿回伦敦去。虽然我们从来不长谈景子的死,但它从来挥之不去,在我们交谈时,时刻萦绕在我们的心头”^{[7]4}。女儿的死一直萦绕在悦子脑海里,挥之不去。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抑郁主体长期处于悔恨、沮丧、冷漠的情绪之中,在抑郁主体分裂的心理空间中,自我的一部分不断地对自我的其他部分作出道德判断和惩罚。悦子认为是自己做出移民英国的决定,她应该对景子的死负主要责任,所以她常常感到内疚和自责,符合创伤性抑郁主体长期处于悔恨、沮丧、冷漠情绪之中的事实。在悦子的心里,她不断地批评和指责自己,认为自己对景子的自杀负主要责任,难以与自己和解,与过去和解。

有一次,悦子和妮基在街上遇到沃特斯太太的时候,沃特斯太太不知道景子的具体情况,她向悦子问好时问起景子的境况:

“那景子呢?”沃特斯太太转向我。“她最近怎么样?”

“景子?哦,她搬到曼彻斯特去了。”

“哦,是吗?听说那个城市总得来说还不错。她喜欢那里吗?”

“我最近没有她的消息。”

“哦,好吧。我想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景子还弹琴吗?”

“我想还弹。我最近都没有她的消息”^{[7]59}。

从悦子对沃特斯太太的回复中可以推断,悦子扭曲了景子死亡的事实,对沃特斯太太撒谎说景子住在曼彻斯特,就没再提供任何最新消息。在这里,悦子自欺欺人,她不能接受景子的死,选择逃避残酷的真相。当悦子对沃特斯太太撒谎时,她也在对自己撒谎。当妮基揭露母亲的谎言时,悦子很快就反驳。这种反应如此敏感和肯定,甚至导致妮基有点害怕她的母亲,这显然表明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撒谎与逃避。

“刚才真是不自在,和沃特斯太太说话的时候。你好像很喜欢?”

“喜欢什么?”

“假装景子还活着。”

“我不喜欢骗人。”也许是我的话蹦得太快,妮基好像吓了一跳。

“我知道,”她轻声说^{[7]62}。

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性事件可以导致扭曲意

识和异常意识,创伤性抑郁主体拒绝承认爱的客体的丧失,希望恢复与外部现实的正常身份关系。女儿的死亡造成悦子扭曲意识和异常意识的症状,她作为创伤性抑郁主体,扭曲景子死亡的事实,拒绝承认景子的死亡,模糊的记忆渴望恢复曾经自己与景子的正常母女关系。正如露丝·莱斯在她的书《创伤:一份家谱》中所说,“极度的创伤对共同规范和期望的冒犯粉碎或破坏了受害者的认知和感知能力,使这种经历永远不会成为普通记忆系统的一部分”^[8]。创伤主体总是遇到复述创伤性事件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悦子的回忆十分模糊,很少提供具体事件细节的原因。创伤文化理论认为,因为遗忘是支离破碎的,充满了扭曲的记忆与遗忘、后悔与沉默,以及现实与历史创伤之间的矛盾,所以记忆中的痛苦被扭曲,回忆的内容往往模棱两可,相互矛盾。悦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缺失,她无法完整地回忆创伤事件,透过悦子的沉默,痛苦的伤口可以被感知,真相也得以揭示。景子的死对悦子来说是一个复杂而痛苦的挑战,尽管她说,“不过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愿再去想它们”^{[7]114}。但同时她的内心也总是需要与这件事做斗争。

(2) 难忘战争的阴霾

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惊天动地的事件和历史灾难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被人们淡忘,但主人公仍然挣扎于处理历史灾难造成的心理阴影。小说也正是着墨于此。石黑一雄说:“我对《远山淡影》中确凿的事实不感兴趣。这本书的重点是在其他地方,在情绪动荡上”^{[5]338}。

1945年可怕的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给悦子造成了严重创伤。这一历史事件彻底改变了悦子的生活,迫使她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但是,悦子把那段战争导致的暴力和毁灭事件仅描述为“最坏的日子”,仅称这件事为“炸弹”,没有过多的细节描述。“旁边有一条河,我听说战前河边有一个小村庄。然而炸弹扔下来以后就只剩下烧焦的废墟”^{[7]6}。“那一整片在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受了多么严重的打击”^{[7]139}。在谈到藤原太太的时候,悦子说,“以前她有五个孩子。她丈夫还是长崎的重要人物。炸弹掉下来的时候,除了大儿子以外都死了。她一定受了很大的打击”^{[7]140}。这枚炸弹导致了日本历史上的大灾难。迈克尔·R·莫里诺曾经描述过那一天的部分历史记忆:

1945年8月9日星期四上午11点2分,一枚绰号为“胖子”的浓缩铀原子弹在长崎市的松山上空500米处爆炸,产生了高达9000华氏度的热量,并导致了每秒2000米的风速。爆炸产生的烟雾和碎片形成的云团遮蔽了正午的太阳至少三分钟,直到它消散让第一缕阳光照射到满目疮痍的大地:人口195000的城市约40%被摧毁或严重受损;3.9万人死亡,95%的人被烧伤;2.5万人受伤;还有成千上万人长期遭受身体和心理的创伤^[9]。客观的数据和详细的描述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可能性,让他们联想到这一历史事件的严重性。根据地穴理论,心理创伤会在创伤者的自我心理空间中形成巢穴,使其分离并隐藏自己失去或想象的对象。悦子从来没有详细描述那一天的场景,战争给她带来的创伤经历是无法言说的,她记忆中各种各样的空白和沉默隐藏了她的真实感受,她对原子弹爆炸事件的逃避隐约地反映出她面对可怕经历的恐惧。

由于战争的痛苦,战后的悦子患有失忆症。在她的整个回忆中,悦子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关爱他人和孝顺长辈的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心态稳定和尊敬他人的。然而,在悦子与绪方先生的对话中,这种自我形象有两个显著的例外。第一种情况发生在他们谈论悦子拉小提琴的经验时:

“你是说你都没有练习?太可惜了,悦子。你以前是那么喜欢这个乐器。”

“我想我以前是很喜欢。可现在很少碰了。”

“太不应该了,悦子。你以前是那么喜欢。我还记得以前你三更半夜拉琴,把全家都吵醒了。”

“把全家都吵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

“有,我记得。你刚来我们家住时。”

...

“我那时候像什么样子呢,爸爸?我像个疯子吗?”

“你被吓坏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大家都吓坏了,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现在,悦子,忘了这些事吧。我很抱歉提起这件事”^{[7]68-69}。

在交流过程中,绪方先生透露悦子以前拉过小提琴,经常在半夜拉小提琴扰醒别人。当悦子问绪方先生当时她是否像个疯子时,绪方先生的回应表明那时的悦子确实疯了,但当时疯狂的人

太多了,由此可见战争给人们带去的伤害多么巨大。

第二个情况涉及到一个故事,绪方先生回忆起了悦子对他的无礼要求。战争期间,炸弹摧毁了悦子自己的家庭后,被绪方先生收养,和他一家住在一起。后来,她和绪方先生的儿子二郎订了婚。悦子要求绪方先生在他家门口种植杜鹃花作为她嫁给二郎的条件。在绪方先生看来,悦子只是把她这个父亲当作一个卑微的园丁,命令他种杜鹃花。而悦子根本不记得她当时对绪方先生的无礼之举。这些回忆都源自绪方先生对那些日子的回忆。

“那那些杜鹃花呢,悦子? 还在门口吗?”

“杜鹃花?”

“啊,我想你不会记得的。我那天种在门口的。事情最后定下来的那天。”

“什么事情定下来?”

“你和二郎结婚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你杜鹃花的事,所以我想我不应该指望你记得它们。”

“您为我种了一些杜鹃花? 多好的想法。可是没有,我不记得您提起过。”

“可要知道,悦子,是你要我种的。事实上,你断然要求我种在门口。”

“什么? 我要求您的?”

“是的,你要求我的。把我当成雇来的花匠。你不记得了? 当我以为终于一切都定下来了,你终于要成为我的媳妇时,你对我说还有一件事,你不会住在一所门口没有杜鹃花的房子里。要是我不种杜鹃花,整件事就都告吹。所以我能怎么办呢? 我立刻出去,种了杜鹃花。”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像是有那么回事。可是太可笑了,爸爸。我从来没有强迫您。”

“哦不,你有,悦子。你说你不会住在一所门口没有杜鹃花的房子里。没错,悦子,当成雇来的花匠”^[7] 173-175。

悦子与绪方先生的交流揭示了战争时期悦子对自我认知的错误认识,这种认知障碍是悦子受到战争创伤后的外部反应。根据创伤文化理论,创伤的经历破坏了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因此创伤

者将创伤封闭在心里最隐蔽的地方。悦子通过绪方先生的回忆来填补那些日子的记忆空白,她不完整和受挫的记忆突显出战争给她造成的深深创伤,以至于陷入失忆。悦子之所以会因为战争造成的创伤而失忆,是因为她可能遭受了“炸弹冲击”。英国精神病医生 W. H. 里弗斯曾提到,战争神经症患者所遭受的多数最痛苦的症状不是他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紧张和冲击的必然结果,而是试图驱除痛苦的战争记忆或情感状态的结果^①。原子弹爆炸后的幸存者在战争期间经历了难以置信的战争暴力,他们需要学会勇敢地继续生活。他们对战争的可怕与残酷感到震惊,他们的头脑系统地摒弃了那些痛苦的记忆,他们将可怕的经历从头脑中抹去,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正常认识。尽管悦子想把自己的记忆拼凑在一起,填补战争经历的空白,但由于无法回忆起自己遭受创伤的战争记忆,她还是无法做到这一点。在“炸弹冲击”的痛苦影响下,悦子深受战争创伤的折磨。地穴理论认为,心理创伤会使创伤者处于对创伤性反应的无知状态,拒绝思考和认知,丧失了面对自己的勇气。战争造成的创伤在悦子心中寄生形成巢穴,悦子隐藏了已经遗失的曾经的自己,处于对曾经疯狂的自己的失忆状态,拒绝认识战时那个疯狂的自己,丧失了面对自己的勇气。悦子成为悲伤主体,最终演变为“抑郁主体”。

四、小 结

石黑一雄是当代英国文学界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得到的赞誉远远超出了英语读者的世界。作为入围布克文学奖的常客和前获奖小说家,他受到了全世界各地文学评论家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他善于描绘在历史变迁和灾难背景下普通人的创伤和记忆。他在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中运用了精湛的写作技巧来表现二战后的历史背景下主人公的回忆旅程和创伤经历。在战争造成的严重灾难下,无辜的人们失去了家人,被迫无家可归,甚至流落他乡。通过独特的文学方式,石黑一雄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控诉以及对无辜百姓的同情和关注。

《远山淡影》的故事线索以悦子和妮基的谈

① W. H. Rivers, “The Repression of War Experience.” (FirstWorldWar.com. Dec. 4, 1917. Web. Aug. 13, 2019 <<http://www.firstworldwar.com/features/rivers2.htm>>).

话展开,将长崎原子弹事件和主人公的个人经历结合起来。主人公悦子回到长崎的回忆旅程也是一个自我治愈的过程。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事件给悦子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品,悦子在战争期间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使她的部分记忆丢失。为了逃离战后恶劣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她不顾女儿的强烈反对,毅然决定移居英国。最终,移民到英国间接导致了景子的死亡。悦子试图从现在的角度出发,通过回忆来治疗自己的创伤,给当代的人们以启示:残酷的战争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巨大伤害,彻底摧毁人们的美好家园,最严重的是,给遭受战争苦难的人们内心留下难以磨灭和无法治愈的伤痛。因此,在世界局势动荡的今天,我们有责任维护和平,反对战争。

参考文献

- [1] Sigmund Freu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M]. London: Hogarth, 1968.
- [2] Abraham, Nicolas, Maria Torok. The Shell and the Kernel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3] Winnicott, D. W.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53(34): 89-97.
- [4] Caruth, Cathy. Trauma: Exploration in Memory[M].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33.
- [5] Mason, Gregory.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89(30):337-338.
- [6] Wong, Cynthia F. The Shame Memory: Blanchot's Self-Dispossession in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 [J]. CLIO, 1995(24): 127-45.
- [7]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8] Leys, Ruth. Trauma: A Genealogy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0:298.
- [9] Molino, Michael R. Traumatic Memory and Narrative Isolation in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 [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12 (53): 322-36.

(责任编辑、校对:臧莉娟)

Recovery of Memory ,Confrontation with Historic Trauma —Ethical Writing in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

LIN L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 describes the protagonist Etsuko's life after the Nagasaki atomic bombing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rough her recollection and retrospection. Her sad experience is deep and beyond words. Etsuko suffers from the trauma of war and the loss of her daughter Keiko. Based on a close reading of this novel,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to Etsuko's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her revelation, exploring the themes of history and personal memory.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amine the ethical writing of history and memory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It reveals that the cruel war has done great harm to people's life and their inner world and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both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world.

Key words: Kazuo Ishiguro; *A Pale View of Hills*; trauma